

近代文学批评史

中文修订版·第八卷

〔美〕雷纳·韦勒克 著 杨自伍 译



René Wellek

A HISTORY OF MODERN CRITICISM

上海译文出版社

近代文学批评史

1750—1950

第八卷

法国、意大利、西班牙批评：1900—1950

〔美〕雷纳·韦勒克 著 杨自伍 译

René Wellek

A HISTORY OF MODERN CRITICISM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近代文学批评史(中文修订版)第八卷 / (美) 韦勒克(Wellek, R.) 著;
杨自伍译. —修订本.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9. 9
书名原文: A History of Modern Criticism
ISBN 978 - 7 - 5327 - 4870 - 9

I. 近... II. ①韦...②杨... III. 文学批评史 - 世界 - 近代 IV. I1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19720 号

本书由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图书出版专项基金资助出版

René Wellek

A HISTORY OF MODERN CRITICISM 1750—1950

VOLUME 8; FRENCH, ITALIAN, AND SPANISH CRITICISM, 1900—1950

本书根据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55 年版译出

Copyright © 1955 by Yale University

中文本版权由 Yale University Press 提供

图字: 09—1996—131 号(8)

近代文学批评史 第八卷 [美] 雷纳·韦勒克/著 杨自伍/译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200001 易文网: www. ewen. 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浙江新华数码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 × 1240 1/32 印张 20 插页 2 字数 431,000

2009 年 9 月第 1 版 200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 - 3,200 册

ISBN 978 - 7 - 5327 - 4870 - 9/I · 2724

定价: 46.00 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 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如有严重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 T: 0571—85155604

说 明

我援用了本人的下列文章,有时加以扩充,删削,更改。法国“古典派”批评,见《二十世纪法国“古典派”批评》,见《古典阵线:纪念亨利·佩雷文集》,收入《耶鲁法国研究》,第38期(1967),第47—71页。

阿尔贝·蒂博岱,见《阿尔贝·蒂博岱》,收入《现代法国批评:从普鲁斯特和瓦莱里至结构主义》,杰·克·西蒙编(1972),第85—107页。

查理·杜博,见《普莱,杜博,以及认同论》,刊于《比较文学研究》,第10期(1973),第173—193页。

保尔·瓦莱里,见《保尔·瓦莱里,1871—1945》,收入本人《四位批评家:克罗齐、瓦莱里、卢卡契、英伽登》(1981),第19—36页。

贝内迪托·克罗齐,见《贝内迪托·克罗齐,文学批评家和文学史家》,刊于《比较文学》,第5期(1953),第75—82页。也见《贝内迪托·克罗齐,1866—1952》,收入本人《四位批评家》,第3—18页。

马里奥·普拉兹,见《马里奥·普拉兹:回忆录与文学批评》,刊于《英语论文汇编》,第30集(1984),第241—257页。

目 录

说 明	1
第一部 法国批评 1900—1950	
第 一 章 二十世纪法国“古典派”批评	3
第 二 章 回顾	41
阿兰	41
雷米·德·古尔蒙	43
第 三 章 《新法兰西评论》派	48
安德烈·纪德	48
雅克·里维埃尔	54
拉蒙·费尔南德斯	65
邦雅曼·克雷米厄	74
阿尔贝·蒂博岱	83
第 四 章 马塞尔·普鲁斯特	108
第 五 章 天主教文艺复兴	126
夏尔·杜博	126
雅克·马利坦和亨利·布莱蒙	143
保尔·克洛岱尔	155

第 六 章	达达和超现实主义	160
第 七 章	日内瓦学派	164
	马塞尔·雷蒙	164
	阿尔贝·贝甘	175
	乔治·普莱	200
第 八 章	阿尔贝·加缪	224
第 九 章	让-保尔·萨特	228
第 十 章	保尔·瓦莱里	276
第 十 一 章	展望	314

第二部 意大利批评 1900—1950

第 十 二 章	贝内迪托·克罗齐	317
第 十 三 章	克罗齐的追随者	383
	路易齐·鲁索	386
	弗朗西斯科·弗洛拉	399
	马里奥·福比尼	411
	阿蒂里奥·莫米格里阿诺	417
第 十 四 章	美学家	420
	贾赛普·安托尼奥·博尔基斯	420
	阿尔弗雷多·加尔齐罗	424
第 十 五 章	关注英美文学的批评家	427
	塞萨雷·帕韦泽	427
	马里奥·普拉兹	434
	埃米里奥·切齐	459

第十六章	意大利马克思主义批评	471
	安托尼奥·葛兰西	471
	贾科莫·迪比尼德蒂	475
第十七章	意大利天主教复兴运动	497
	卡罗·波	497
第十八章	细绎派批评家	502
	里纳托·塞拉	502
	贾赛普·德·罗勃蒂斯	505
	塞萨尔·德·罗里斯	507
	尤金尼奥·蒙塔莱	511

第三部 西班牙批评 1900—1950

第十九章	阿美里科·卡斯特罗	521
第二十章	米格尔·德·乌纳穆诺	524
第二十一章	马塞里诺·梅嫩德斯·伊·佩拉约和 拉蒙·梅嫩德斯·皮达尔	529
第二十二章	阿索林	533
第二十三章	萨尔瓦多·德·马达里亚加-罗霍	537
第二十四章	豪尔赫·纪廉	542
第二十五章	达马索·阿隆索	548
第二十六章	何塞·奥尔特加-加塞特	559
文献与注释		570
著作年表		589

人名索引	598
主题和术语索引	625

第一部 法国批评

1900—1950

第一章 二十世纪法国“古典派”批评

在多种场合，我为下述观点进行了辩护：批评史的面貌主要取 3
决于那些个体的作家，他们都是优秀的或者伟大的作家。论者可能会
论证，和探讨的作者相比起来，往往批评家是更加出色的作家，在《说
谎的衰落》中，奥斯卡·王尔德提出的悖论，并非牵强附会的凿空之
论，他曾将批评抬高为“第四等级”，或者简直可谓一种新式体裁，居于
诗歌、小说、戏剧之后。然而，在某些方面，法国则当另作别论。法国
的文学环境，密切地以巴黎为中心，几个世纪以来，大家喋喋不休，进
行着一场争论，我们不妨称为“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之间的争论。
这场争论在十九世纪中叶逐渐平息下来，在世纪的后半叶，古典主义
与浪漫主义之间的对照论，论者便鲜见正式的论述。十九世纪末的法
国批评，可以形容为带有含糊的浪漫主义色彩，受到的强烈影响有相
对主义，还有大家所接受的观点：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在法国平行存
在，而且具有同等的，或者至少是旗鼓相当的重要意义。然而，在二十
世纪，一种推陈出新的古典主义翻版，出现了再度勃兴的局面，这个翻
版十分确切地与路易十四时代的文学传统联系起来。因此追溯一群
批评家的来龙去脉，他们踵迹相接，一脉相承，纷纷诉诸伟大的经典，
尤其是拉辛，同时围绕他们进行一番交代，这样处理可谓名正言顺。
这群古典主义批评家脉络贯通，同时喜好论战，而那些彼此对立或者
分歧的见解，既未显示一个统一的观点，亦未呈现一个明显喜欢舌
战的立场。由此可见，在这种情况下，逐个探讨批评家才是上策。

- 4 撰著二十世纪法国批评史,这是目前尚未有人在广泛范围内有所作为的一项任务,凡是这样的尝试,都势必把“那些超越路标的某些围墙”化整为零——我沿用了亨利·佩雷^①在类似语境中的措辞说法(《二十世纪人物与作品》,54页,1938)——他指的是有为数众多的作家和论著,我们必需加以探讨。我们将要根据他们各自代表的,或者恪守的“各种主义”,对他们进行分门别类:古典主义,象征主义,柏格森主义,天主教或托马斯主义,超现实主义,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结构主义。我们还能够想到的有其他学说,诸如弗洛伊德学说,或者我们也不妨变换戏法,采用各种各样的组合: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天主教柏格森主义,或者柏格森主义天主教,天主教古典主义,不一而足。我们可以思辨一番,由于完全格格不入,其中哪些思想组合不会出现,或者我们可以追溯某位特殊批评家的事业发展过程,他已经从一个“路标”,走向另一个路标。不过这种做法可能仅仅是一次学术尝试,为了回避一位研究批评家的批评家的主要任务:概括个别人物的特色,评估他们的功过。不过对于必须理顺一些条理的批评史家说来,这又是一个在所难免的准备步骤;批评史家必须具有一个阐述的先后顺序,要比单纯年代所提供的顺序更有意义。显而易见,巨大的政治变迁,我们必须铭记在心——一次大战;两次大战之间,受到法国与战败的德国之间紧张关系威胁的短暂和平年代;法西斯主义的兴起;二次大战,巴黎遭到德军的占领,以及众多法国知识分子的移民之举,而并非局限于犹太人。

^① 佩雷(Henri Peyre, 1901—1988),法国批评家。耶鲁大学教授法国文学凡40年,着力向美国人介绍现代法国文学和文化。著作包括《文学与真诚》,《当代法国小说家》,《什么是浪漫主义?》,《什么是古典主义?》,《雪莱与法国》等。

现成的标签里,有些是否恰如其分,不论我们可能对此抱有多少担忧,我们无法否认,二十世纪出现过那么一群法国批评家,他们自我标榜为“古典主义者”,有意识地诉诸古典的古代前贤,诉诸法国文学的古典时代,而且诉诸西方文明中“永存的”古典主义。在《文学史上“古典主义”这一术语与概念》(收入本人《明辨集》,55—89页,1970)一文里,我力求表明,“古典主义”这个词语,首次于一八一八年或者稍前一点,出现于意大利关于古典的-浪漫的那场争论中,一九二三年,斯丹达尔在《拉辛与莎士比亚》一书中,将这一名词引入法国和法语。但是几十年里,这个词语并未变成一个大家确认的术语,因为大家认为,古典主义是一个卑劣的新词。圣伯夫和泰纳著书立说的时候,并未使用这个名词。一八九〇年左右,这个术语在文学研究中渐渐流传开来,确切说来,出现于让·莫雷亚斯^①在诗坛倡言一场新的“古典的”运动期间。莫雷亚斯(扬尼斯·帕帕迪亚曼托波洛斯的笔名,1856—1910),此前已经传播过“象征主义”这一口号,并且在一八九一年,为他的诗社冠以“浪漫诗派”^②的名称^[1]。不过他最直言不讳的追随者查理·莫拉斯^③,不久便偏好“古典的”和“古典主义”

① 莫雷亚斯(Jean Moréas, 1856—1910),法国诗人。出生于雅典,1879年移居巴黎。早年受到波德莱尔和魏尔兰影响,1886年9月18日在《费加罗报》文学副刊发表《象征主义宣言》,同年创刊《象征主义者》期刊,由此揭开法国诗坛象征主义运动序幕,后出版了叙事抒情诗集《坎蒂莱纳》,成为象征主义诗派的主要人物之一。主要作品为象征主义诗集《流沙集》和文论《虔诚的朝圣者》。

② 原文为“Ecole romane”。

[1] 此条和以下注释参阅本卷原书页码340。——原注

③ 莫拉斯(Charles Maurras, 1868—1952),法国作家和政论家。20世纪初在欧洲知识界产生过重要影响的人物。1891年和莫雷亚斯共同创办“浪漫诗派”。作品包括哲理短篇小说《天堂之路》,诗作《内心音乐》,文学评论集《野蛮与诗歌》等多种。

这两个名词,同时开始宣布一场古典主义的复活。^[2]起初只是一个小圈子的论战招数,在莫拉斯的手里,则变成了一场运动中的强有力的意识形态的武器,运动的规模远远超出诗歌,乃至文学的范围。

心平气和地谈论查理·莫拉斯(1868—1952)可谓不易:他在右翼派别法兰西行动中,发挥了领导作用,二次大战期间,由于他的所作所为,被判有罪,处以终身监禁,凡此种种,大家记忆犹新,所以即便看待他的那些远离政治斗争的著述,也难免带有态度上的色彩。毫无疑问,“古典主义”这个口号,他引申为一个总体的意识形态构架,其中君主主义,对于作为制度的基督教的信仰,一种历史观念,关于法国及其历史的观念,他都组合成为连贯的,或者至少是相容的一套思想。他有一位弟子,皮埃尔·夏尔多^①,能够编撰五大卷《政治与批评辞典》(1933),内容完全取自莫拉斯的零散著述,这部辞书无所区别,文学和政治条目混为一谈,看来这也绝非偶然。

莫拉斯信条的源头活水,很快就能够予以确认:作为一位标准的遵循传统的人物,他本人就乞灵于这些思想先声。保皇主义,教皇至上,或者简单说来,保守思想的理论,在王政复辟时期,就由约瑟夫·德·迈斯特尔^②作了系统阐述,而且莫拉斯本人经常引证后来

① 夏尔多(Pierre Chardon, 1892—1919),法国批评家。和莫拉斯合编《政治与批评辞典》。

② 迈斯特尔(Joseph de Maistre, 1754—1821),法国论辩作家,伦理学家和外交官。主张建立王权,法国大革命期间避地瑞士,开始终身流亡生活,出入过斯塔尔夫人的文学沙龙。著作包括《论法国》。在俄国宫廷任外交官期间,写出《政治组织和人类其他制度的基本原则论》以及代表作谈话录《圣彼得堡之夜》。

奥古斯特·孔德的政治思想体系。他们对待卢梭的敌视态度,从传统来看,始于法国哲人^①,莫拉斯谴责他们是法国大革命的煽动者。十九世纪二十和三十年代,法国文坛争论中那些反浪漫主义的论点,重新加以说明,这并无困难。这些论点德西雷·尼扎尔^②早已形诸典章,他抬高法国十七世纪文学胜于十八世纪文学,在概括浪漫主义作家的特性时,运用了衰退时代拉丁语诗人的说法,步其后尘者有费迪南·布吕纳介^③,他将古典主义信条与脱胎于进化论的核心思想融为一体。然而,和尼扎尔相比起来,布吕纳介远谈不上站在理性主义立场侈谈教条。一八八三年,在《古典作家与浪漫作家》一文中,布吕纳介批评尼扎尔把古典主义精神归结为“条理,清晰,分寸,审慎和雅趣”,同时他所提出的一种观点,本质上来看,乃是亨利·佩雷在《什么是古典主义?》(1933)中说明的观点。“恰当构成一部经典之作的品质的要素,乃是一种其中所有品质共同促成艺术作品的完美境界的均衡”:想象力与理性,逻辑性,情操,明智,形式与内容,都处于完美地均衡之中(《两世界评论》,第60期,412—432页,1883;重刊于《法国文学史批评研究》,第3卷,291—326页,1890)。布吕纳介似乎也是重新解释拉辛的第一人,他笔下的拉辛,不是宫廷典雅礼数的画师(那是泰纳心目中的拉辛),不是柔情的挽歌诗人(那是圣伯夫的观点),而认为拉辛是悲剧作家,描写了凡俗男女的致命激情:现代,色彩,古典,趣味,希腊精神,一时俱现。[3]

① 原文为“*Philosophes*”,特指18世纪的一批哲学家。

② 尼扎尔(Désiré Nisard, 1806—1888),法国批评家。他认为只有法国古典主义标志着法兰西民族精神的胜利。主要著作有《法国文学史》。参阅《批评史》。卷2和卷4相关论述。

③ 参阅《批评史》,卷4第3章专节论述。

看来显而易见,论者可以得出结论,莫拉斯拾起批评方面这一古典主义传统的思路,将布吕纳介的观点推向不容异端的偏激程度,并且将这些观点纳入自己总体的意识形态。不过客观情况并未照此发展。莫拉斯抱着一种极低的评价看待布吕纳介。莫拉斯论证道,布吕纳介缺乏判断力和鉴赏力;他力求通过服膺自己所能发现的最佳原则,以便弥补自身的不足之处;即古典主义传统的那些原则。但是在判断现代诗歌方面,这些原则毫无用处,判断现代诗歌时,论者需要的是感受力,敏感,以及趣味。布吕纳介赞扬帕尔纳6 斯诗派,感觉迟钝地一笔勾销了波德莱尔,所以莫拉斯予以严斥。布吕纳介在莫拉斯的头脑中,乃是制定体系的一位人物,他耸立起毫无尘世用处的庞然大物般的阿拉伯宫殿(莫拉斯《哲学家的过道》,206页以下)。

莫拉斯汲取不同的思想来源,形成了一家之说的古典主义:有弗雷德里克·米斯特拉尔^①,让·莫雷亚斯,阿纳托尔·法朗士,一八八九年和一八九〇年,两度和法朗士晤面,而且从未停止推崇他。莫拉斯,虽然他本人出生于普罗旺斯,却在巴黎首先发现米斯特拉尔的诗作。他渐渐确信,普罗旺斯文艺复兴是可能完成的,包括语言和诗歌的复兴。普罗旺斯为他提供了拉丁语文风的象征性中心:古希腊、拉丁语以及法语传统的汇集之地。用莫拉斯的眼光来看,米斯特拉尔是十九世纪中叶的一代诗宗,和雨果旗鼓相当,可谓维吉尔和但丁

① 米斯特拉尔(Frédéric Mistral, 1830—1914),法国诗人和普罗旺斯语言和文艺复兴的领导者。曾历时20年,完成学术价值较高的普罗旺斯语辞典《费利布里热词库》。作品包括抒情诗集《黄金岛》和《橄榄林丛》,历史悲剧《雅诺王后》,长诗《弥洛依》和《罗纳河之诗》以及著名的回忆录《我的出身》等。1904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之一。

的嫡传(莫拉斯《我的精神生活的大师与见证》)。在米斯特拉尔的作品里,莫拉斯看不到民间传说的浪漫风味和中古历史,而看到的仅仅是维吉尔诗歌的魅力和沉静。

终其一生,莫拉斯还对莫雷亚斯的诗歌怀有仰慕之情。迟至一九五〇年,莫拉斯还言之凿凿,称莫雷亚斯拥有的“才华超过雷尼耶^①,斯图亚特·梅里尔^②,弗朗西斯·雅姆^③,马拉梅的总和”(《我的精神生活的大师与见证》,269页)。一八九六年,他宣称莫雷亚斯是“民族诗歌活生生的象征”,并且宣布,即将上演的《伊菲格涅亚在陶里斯》^④,是“对《爱尔那尼》^⑤的彻底失败的报复”(莱昂·斯·鲁迪兹《法兰西行动之前的莫拉斯》,169页)。诗剧《伊菲格涅亚在陶里斯》^⑥,一九〇三年在奥朗日的上演,莫拉斯盛誉为新古典主义的一大胜利,正如莫雷亚斯的《短诗集》,也是代表新古典主义诗歌的一大胜利。然而,莫雷亚斯的早期诗歌,莫拉斯则不以为然。《虔诚的朝圣者》,在他看来乃是“波德莱尔思想,帕尔纳斯

① 雷尼耶(Henri de Régnier, 1864—1935),法国20世纪初最重要的诗人。以贵族气派和趣味闻名远近,世纪交替之际受到法国象征主义诗人的影响,21岁发表诗集《明日》。代表作有《如梦一般》和《神圣的乡戏》等。另写有怀旧小说多种,包括《双重情人》,《爱之恐惧》,《爱之旅》等。

② 梅里尔(Stuart Merrill, 1863—1915),美国诗人,大部分岁月生活在法国,用法语写作。诗风受到王尔德影响,主要作品有诗集《音阶》,《大事记》以及为受压迫者呼吁的《民众之声》等。

③ 雅姆(Francis Jammes, 1868—1938),法国诗人,有“农民诗人”之称。与马拉梅和纪德均有交往,作品包括诗集《从黎明三钟经到傍晚三钟经》,《报春花的葬礼》,散文《田园诗人》和《孩子们心中的上帝》,回忆录《诗人随想》和长篇小说多部。

④ 此处指莫雷亚斯的诗体悲剧。

⑤ 雨果的作品。

⑥ 这部诗剧深受欧里庇得斯悲剧《伊菲格涅亚在陶里斯》的影响。拉辛于1674年也创作过同名的悲剧代表作品。